

此中有深意 中國詩詞的花木意象

中國文化與大自然結緣甚深。遠在《詩經》、《楚辭》時代，山川草木已是詩歌吟詠的對象。文學藝術與自然界淵源深厚，從日常文字可窺一二。單以植物來說，我們稱頌大夫醫術高明，會說“譽滿杏林”；讚揚在逆境中堅守節操之士，會以“歲寒松柏”稱之；朋友間相互贈答，會說“投桃報李”。“歲寒松柏”出自《論語·子罕》， “投桃報李”典出《詩經·大雅·抑》， 算來已有二千多年歷史了。

歷來花木入詩入詞的作品多不勝數。詠花佳作固然映照歷代文苑，頌樹名篇也眾采紛呈，不遑多讓。唐朝杜牧的《山行》便是一篇詠楓的佳作。“停車坐愛楓林晚，霜葉紅於二月花”，展現一幅醉人的山林秋色圖。在夕暉晚照下，滿山楓紅，層林如染，比江南二月的春花還要艷麗。

在詩人詞人筆下，花木除了是描繪的對象，更是抒情言志的憑藉。中國古代文學，向以含蓄為尚。文人或表達一己志向，或抒發離愁別緒，少有直抒胸臆，而是通過比興寄託，借物言志，寓情於物，因而造就了詩詞中多采多姿、含意雋永的花木意象。

屈原在《橘頌》中，以橘樹深固難徙的特質象徵秉德無私的節操，流露擇善固執、絕不隨同流俗的胸懷。在《離騷》中，詩人更開創了“香草美人”的傳統。“善鳥香草以配忠貞”，“靈修美人以媲於君”（王逸《楚辭章句》），以香花美草比喻高潔的品行。後世陶淵明以不畏秋霜的菊花比喻孤標傲世的氣節，周敦頤以出淤泥而不染的蓮花比喻品格高尚的君子。

在抒發潔身自好、嚴持操守的作品裏，除了蓮、菊，尚有以梅、蘭、松、竹寄意；在感歎歲月流逝、

今非昔比的篇章中，除了夕陽殘照，也有以落英和衰草作喻。李煜《相見歡》的“林花謝了春紅，太匆匆”，亡國之音隱約可聞。杜甫《江南逢李龜年》“正是江南好風景，落花時節又逢君”二句，餘音裊裊，人事滄桑變幻，盡在不言中。

我們熟識的桃花，在《詩經》裏已是比興的對象。《桃夭》的“桃之夭夭，灼灼其華；之子于歸，宜其室家”，以鮮艷的桃花比喻年輕貌美的待嫁姑娘。在古代詩文中，桃花有多重意蘊。除了象徵明媚的春天、心中的理想國之外，還比喻珍貴的友情。黃庭堅的“桃李春風一杯酒，江湖夜雨十年燈”（《寄黃幾復》），緬懷昔日與好友在桃樹、李樹下開懷暢飲、促膝長談之餘，不無身世飄零的感慨。

與鮮艷的桃花相比，梅花以高潔清雅見著。王安石《梅花》詩中“凌寒獨自開”一句，點出梅花不畏苦寒，在嚴冬百花凋零之際，獨自盛開滿樹的芳華。歷來文人雅士愛以梅言志，借梅抒懷。陸游《卜算子·詠梅》的“無意苦爭春，一任羣芳妒”，就是借梅花的形象抒發報國無路的苦悶和寂寞。

在眾多詠梅詩中，最膾炙人口的要數宋代林和靖的《山園小梅》。“疏影橫斜水清淺，暗香浮動月黃昏”，二句透出梅花靈動的風韻，寫活了梅花的超逸與幽香。這首詩歷來公認為詠梅的絕唱，前此後此皆無出其右者。時至今日，傲雪寒梅已成為中華民族堅毅精神的象徵。

梅與竹的形態截然不同，但包含的文化意蘊有其共通之處。永遠青翠挺拔的竹子，深得蘇軾鍾愛。“無竹令人俗”一語，道出竹子在蘇軾心中，成

